

近
品
集
十一

序記題銘
跋

箴贊傳論

說

共十一

~ 16 |
239
11



2395
16-11

近齋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序

漢魏五言序

俞汝成文稿序

馬史選序

送金嘉會

履亨

歸介石湖序

柳孝子傳後序

鶴山和杜詩序

外翁逸軒公除夕詩序

詩序

錦江詩序

慕初齋芮公歸周行錄序

送俞刑部出宰軍威縣序

先稿序

遺安堂詩稿序

石隱翁行年錄序

送金成之赴義興序

廣韓賦序

送俞公彥錫赴三陟府序

先祖冶川先生詩序

呻餘聊錄四禮說序

清道守金仲寬六十一歲壽序

松潭遺稿序

續成鵠原四友禊帖序

記

射記

聽灘軒記

牙山縣監李侯萬始善政碑記

五教臺記

顯忠祠記

觀湖亭記

宜書庵記

茅島精舍記

黃鶴樓記

要靜窩記

挽河樓記

皎霞亭記

四窓記

洗心臺幽居記

近齋集卷之二十一日錄

近齋集卷之二十一

序

漢魏五言序

詩之有五言自行露章始至漢魏益盛漢魏詩三四
 六七八九言亦頗多有而余獨取五言者取其得短
 長之中也詩與樂為一類五言猶四聲余甚好焉大
 抵漢魏去古未遠其詩颯颯乎有三百篇之遺韻非
 唐宋人詩所可及也今之詩人多學唐宋而鮮學漢
 魏何哉漢魏醇淡唐宋華靡醇淡難為味而華靡易
 為悅故也然漢魏之於唐宋猶先進後進也吾於斯



知所從矣吾嘗閒居觀漢魏詩選其五言使家弟平叔寫爲一冊遂序之

俞汝成文稿序

余友俞汝成有奇才不遇於當世爲文章以明已見其辭宏肆奔逸中合法度人言文章高下限之以世代風氣而汝成居今之世能古人之文豈不偉哉汝成天資聰明學之甚博六經探其緒餘諸史考其治亂百家究其同異又察夫物理事情之真以爲識解勤其心而用其力文由是工矣余嘗見今人之文有三循乎庸常不自已出是謂陳文務乎險怪以欺衆

曰是謂詭文支而不要亂而不裁是謂麗文茲三文當世之所好也是足以掠聲譽取榮利馳騁於當世而汝成何苦而守古人之文哉君子不詭隨于人不苟合于時一言而幾乎道自以爲樂一事而當乎理獨行不惑此君子之所用心也昔韓愈承八代委靡之餘卓然以古文自立不肯與世沉浮嘗曰小慙人以爲小好大慙人以爲大好戛戛乎力犯其難士之慕古人不朽欲自拔於流俗者固當如是也方愈之時衆人笑之舉世侮之且攻排之益堅至數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文終大顯今汝成之文時人莫之

知也安知後世不有如歐陽子者取而行之歟汝成益肆其文毋或少沮焉

馬史選序

馬史二十傳余所選也世所最稱太史公得意之文皆在選中然項羽本紀不載焉何也只取列傳也自序不名爲傳而載焉何也自序實所以自傳也平準書非傳而亦載焉何也以其文類乎傳也自序之必錄于首何也蓋將先觀其撰史之志也貨殖居第二游俠居第三何也爲其文激而尤奇也伯夷列傳之首而降在第四者何也此非全書故凡例變也自是

以後不復有次序者其法之疎也夫膽書者一時之觀刊書者百世之傳今爲一時之觀而非所以傳也則法何必備乎哉只取其文而已不暇整齊其上下也若荆聶之同傳而離之荆上而聶下此又法之至疎者蓋始去其一而終不可去也故追書聶傳以著吾初見之謬也夫全書百三十篇真所謂棗棗不可選者選之於不可選其亦難矣且夫數盈二十而止得無遺乎余所審慎在乎去取之際而不在于凡例也懼覽者不識余意而將有疑於凡例遂爲之序

送金嘉會

履亨

歸介石湖序

智者遁世勇者決去今夫朱丹其轂持梁嚙肥無輔世澤民之功而身蹈危辱之禍非智也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回面汙行以事位勢非勇也此二者君子恥之故治世之士自巖穴起以立身行道成名衰世之士往往去都邑而就畎畝獨潔其身非立意之異所遇時不同也近者京華之俗務權詐機變好利棄義如商賈之爭錐刀舉世滔滔遂與俱化由是能爲君子人者鮮矣余里中有金子嘉會者其爲人端默寡言不肯與俗人交退然若不慕勢利者嘗謂余曰吾有田數十畝在介石湖之上吾欲以此爲歸旣而果行如金子豈所謂君子人者非耶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柳孝子傳後序

文化柳氏之家有三孝子焉廬墓滅生則主簿公侍疾毀膚則司禦公自吮父疽指血塗瘡則掌令公此三者皆至性故國家並加旌表以勸風俗時則顯宗大王九年也宋先生著其事實爲傳傳曰云云三世名諱見本傳中夫人德有本源而至行之極必求其世同而無殺則難矣是以曾元之養曾子不如曾子之養曾皙如柳氏者豈不卓卓乎異哉宋先生

道德爲儒林宗文辭垂於後世敘列東國忠孝善人備矣江陵金氏亦以孝見金氏三世孝子四人先生稱過於古之四世五公者金氏當與柳氏并美夫世積仁善其後必昌天之道也衆善莫大於孝而金之後達人無聞柳之子孫在忠州者亦日益陵替掌令公玄孫敬心早孤家貧窮困無以自存此何以徵天道焉敬心余家外裔也嘗來京師見余自陳其三祖世德因憾然曰吾祖旌表事 國家有命久矣而吾貧故丹門至今未立也余聞而歎焉竊觀近世人家棹楔相望者其行未必皆純忠至孝也而風俗衰真

僞雜矣由此論之門閭之設曷足貴哉柳氏之行得先生一言而足以不朽百世又何待於門乎哉然敬心之窮則可謂甚矣余悲孝子之後不振而慨天道之難詰也遂識于篇

鶴山和杜詩序

癸未冬余自漢師歸觀家大人于牙州後旬日平叔亦至兄弟同處于書室相與閉戶讀書者累月倦則徘徊於庭階之間以望鶴橋山牙州諸山其妍秀明媚者鶴橋爲最而山在書室之北雲霞蒼翠之景朝暮可觀也余與平叔顧而樂之興發輒爲歌詩以抒

其幽情一日用杜甫韻各賦三十首其作也韻出輒成不暇修飾故其爲辭易而近擇而不精然往往有偶得天機者旣成仍不棄而錄之名曰鶴山和杜詩其諸篇非專爲詠山而名之者志其所居也昔蘇子瞻和陶淵明詩子由亦繼而和之其事可謂奇矣然子瞻嘗自言其詩不甚愧淵明而若余之詩視杜甫卓然如不可企及豈其爲之不力耶抑古人者終不可及也耶此余與平叔之所當勉焉者也遂書此以示平叔

外翁逸軒公除夕詩序

除夕六韻卽我外王父逸軒公詩蓋戊戌歲作也一日憶庭闈二曰憶兄弟三曰自詠四曰餽歲五曰別歲六曰守歲夫其思親之篤而以喜以懼懷同氣之切而歎其分離反躬之嚴而知二十八年之非求道之勤而恐歲月之不與凡此皆藹然乎詞句之間使人讀之易以感其心矣嗚呼王父有孝友至行學問精博爲農巖先生所稱許今徵諸詩有以見所蘊之一二倘所謂詩出性情者非耶記小子兒時嘗得此詩收拾謹藏之仍告于先妣曰此王父詩也先妣色甚悽然後歲甲申在牙州書室當除夕偶閱篋中故

紙詩猶在焉時先妣已下世余益感舊流涕遂三復而識之楊惲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今余年踰三十行已爲學忝墜先德者多矣是誠可懼也已

詩序

文章於吾道其小者也詩律於文章又其小者也其小若此而且爲之者何也亦以歌其事言其志而已雖有時而作蓋不足尙焉夫文者華也華而不實藝者末也末而遺本故曰不以富麗爲工文章猶然况其尤小者乎余平日所爲詩數百篇只取其暢敘幽鬱未嘗以詩人自命故其語無甚奇蓋懼夫以小而

害大也余友俞汝成書其卷曰詩出於性情性情形君子小人見矣其以余詩爲君子之詩乎爲小人之詩乎汝成知吾心之友其必知吾詩矣夫詩小事也而足以知君子小人之分其所係亦豈小也然則先正其大者而後小者可正吾欲以此自勵云

錦江詩序

錦江在公州牧三里所其源出自俗離山過沃懷文三邑屢折爲諸津至本州爲是江其水清潔如濯錦故名云江之南崖有拱北樓環青山通遠野宏麗爽塏登其上俯江流如几案焉舟楫之往來鷗鷺之沉

近齋集 卷二十一
浮皆可觀也余聞樓之勝嘗欲一登而無因焉歲戊子家大人通判是州明年余隨而至乃可以登遊而適病未能也一日吾弟平叔自漢師至請余爲北樓之遊余病且已遂携手而同登焉會者亦數人時天新雨江水益高於是欣然相顧取酒以飲又設琴鼓笙管之屬以爲娛酒酣各賦詩一首日暮乃返余登樓而言曰美哉是江之名與蜀江同也蜀江杜甫之所嘗遊其上果有樓如此否杜甫詩曰花近高樓傷客心蜀江之有樓可知也江山樓臺壹似乎古人之躡而獨其詩不如得無恨乎平叔曰詩至勝境難爲

工益信古人之不可及也余曰雖然杜甫之登樓在萬方多難之日故其心悲吾輩之登樓在八方無虞之時故其心樂茲豈非幸歟使杜甫有知將羨吾輩於千載之下矣又何恨乎詩之不如平叔曰然余因錄其詩而序之遊之日五月上旬也

慕初齋芮公

歸周

行錄序

禮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弗親信哉夫孝出乎天性固無待於學而若其事親之節精微曲折非窮理不能盡也愛或少敬諫或難色養或止於口體皆由理之未窮也欲窮其理必資於師今夫朋友人倫

之一也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亦莫不賴此而正焉蓋講明斯四者必以友也朋友猶然况師乎故孝雖出於天性而亦必由師而成焉觀於孔門諸子之問孝可知也傳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欲事其親而不能尊賢者非矣余觀慕初齋芮公行錄其事親之行至愛至敬無愧古孝子之事是雖公天性而意其有所受乎問其師曰通禮李公元圭李公賢而有學居尚州尚州人稱之爲鄉先生芮公以同郡少年就李公而學先問孝親之道日誦孝經章句退而修諸家克盡子職嘗戒家人曰父母曰吾之子孝爲子

者常有不孝之懼則家道庶幾乎其踐諸躬而詔于後者若是真切此其得於李通禮者爲然也豈非師教之有資於孝者乎然而當世諸君子贊公之行詩若文甚多而未有以此爲言者何哉或曰芮公之孝卓絕特異幼而跪乳親有病噓肛嘗糞割指禱天感虎得獐之類此非人人所可能實公之天性也豈師教之所致哉余曰凡此數事固皆公天性李公之教曷嘗使之必如此爲哉蓋日舉孝經之文而命之使知人子當然之道也公本篤孝人又得此而深焉故自溫清定省至侍疾執喪之節鮮不合於古訓斯豈

非其孝之由於師乎然師之教雖勤而弟子不肖不能服行則師亦無如之何矣彼能擇賢師而從之薰陶德性以成孝行者亦在乎已也卽此而芮公之賢益著矣何必專歸之天性而後芮公始孝矣乎余故謂芮公之孝得其師而愈大也公諸行多過人身處草野而遇國忌必食素將赴會試而聞師喪卽日還鄉此皆孝之推也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公可謂得之矣公名歸周周司徒芮伯之後以孝贈持平其曾孫秀謙請余識其行錄余感而書之如此云

送俞刑部出宰軍威縣序

昔子游爲武城宰邑有弦歌聲孔夫子聞而喜笑而戲之蓋深許之也武城之俗舊尙武故因名其地而乃一朝得良宰儒風作焉患無教耳民俗豈難變哉子游於聖門在文學之科而其爲邑如此卒見許於聖人若冉求素稱政事才而不知其本反以聚斂見罪二子者得失果何如也世常說文章士疎於吏治吾不信也刑部員外郎俞君汝成少日博學善文辭中進士登仕四十六得軍威縣以去汝成清簡好古其治縣必不肯爲俗吏將庶幾乎子游之治者歟子

遊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彼得
聖人而師之習聞修身治人之說故仕而能行其所
學焉耳汝成雖未嘗得師亦既觀孔氏之遺書畧窺
成法矣其舉而措之必有道矣夫是道之用廣乎邦
國天下而用之一邑者所處然也夫子比之於牛刀
割鷄豈真以大道小用爲不可也汝成之賢雖不得
進而爲公卿任一國禮樂之政其必不以一縣爲小
而忽焉怠其事爲子游氏之賤儒也或言威三韓戰
爭時有人閱軍于此因以爲邑號與武城之名相似
是則不可知而吾聞威嶺南野邑俗本愚蠢前汝成

而往者武夫數人相承已歷累年意其間一方所染
習不過張弓馳馬之事而詩書之教則蔑如也其俗
當益頑悍難使今汝成之往試以文治將使威之人
始知春誦夏絃詠歌先王之道則愚蠢者漸開而頑
悍者易使也爲政如此是真知本雖以汝成爲今之
子游不爲過也汝成於書無所不讀而晚喜檀弓最
甚讀至數百遍又嘗擬而爲之檀弓者子游所著汝
成之爲文章旣已慕子游矣何獨於政事而不慕乎
學子游之文行子游之政是亦子游而已雖然汝成
未遇孔夫子其莞爾而笑而許之者誰歟吾恐汝成

於此不能同於子游也今 上新卽位政教休明飭
勵守令嚴其黜陟有善政者必見褒顯優異之典吾
知汝成由是而被獎於 聖朝也不遠矣然則子游
之所得於師者汝成將得之於 君吾又未見其爲
不同也汝成勉之無怠夫爲治之法用人爲急故夫
子問得人於子游子游以澹臺滅明者對行不由徑
非公事不至偃室斯其人之所以爲賢而子游亦善
知人矣汝成其往求之十室之內豈無人乎哉夫任
人者逸不任人者勞吾知汝成又將坐而嘯矣

先稿序

先君少治舉業最善駢儷之文用工精勤極臻其妙
出遊場屋聲名藉甚朝夕且大闡矣其文旣超出一
代儕流而比 肅宗盛際四六諸大家亦不多讓論
者咸以爲異日館閣之任當屬斯人及其屢試蹭蹬
衆又莫不咨嗟誦其屈先君自知有命年五十卽止
不赴曰白首與後生輩爭名吾所恥也君子謂其窮
同於羅隱而其勇高於歸有光遠矣先君旣沒之明
年不肖兄弟披淚收拾遺墨就科體外得詩五十首
文二十首分爲二編藏于家蓋先君專攻儷文故於
他文所著甚少如此嗚呼若使先君早登科第爲應

世之文則必多有爛然垂後者而乃不能然今其寂寥短藁掩在箱篋使子孫撫手澤而興慕悲夫先友鳳麓金公嘗稱其詩善抒寫實境吾舅氏石隱俞公又以爲某之詩雅潔太學士鄭公宗在關西見先君禳蟲災文亟稱其佳藝苑諸公之評備矣不肖何敢僭有所云謹識于卷端使覽者知先君文詞之美不止于駢儷而已也儷稿五卷別藏之功令家當取以爲法焉

遺安堂詩稿序

遺安堂元公故奉朝賀蒼霞公之仲弟也蒼霞公以詩文鳴公亦喜爲詩其詞比蒼霞豪健遜之而清澹勝焉雖其所工有熟未熟而要之少日才調軾與轍之間耳若使其年位兄弟相若則庶幾埒簏齊唱館閣聯武同一代藝苑之聲價矣而顧乃不然蒼霞公壽踰六十爵登上卿名譽顯揚于當世公則以布衣未四十而沒寂寥沉抑不能表見人徒知其兄而不知其弟也嗚呼何其才之同而命之不同也吁可惜哉公旣得年甚少著述不富且無後嗣付託篇章散失未能存十之一零金片玉埋棄於塵埃之中久矣去年春公外孫吾從子宗輔往其外氏驪江舊宅拾

得公詩若干首來將朝夕奉閱用寓其追慕之思旣繕寫訖以示于余請爲序余憐其意而許之然余言何足以重公詩嘗記漢湖金先生與余語聞吾弟平叔爲公之女婿仍稱公曰某也端雅秀良元氏諸人之尤吾少與其伯奉朝賀遊故知之稔焉公之平日見重於君子如此其人蓋可想也夫詩之傳不傳係乎人之賢與否先生斯言雖非論公之詩而特錄于卷首以見其人之賢而其詩從可貴也

石隱翁行年錄序

石隱翁行年錄者翁之自錄也實倣年譜之體而不曰譜而曰錄者以其自爲也自太史公自序之後有自傳自誌自表者而不爲序傳誌表以錄代之者何也公蓋自記其事而已非欲摹擬作家也且逐段書之非如全篇之役鉅難就隨手可成故此錄之必用年譜之例者也夫記事之法莫如編年之爲詳且備統之以年而繫以月日則無散亂失次之患而便於覽閱也是錄起於己丑止于癸巳凡六十五年之間窮通吉凶悲歡榮辱行止進退之故靡不畢載其居家立朝本末始終歷歷可睹以是而遺之子孫則家乘也以是而垂之後世則本傳也有君子者立言欲

褒揚其美則碑碣誄狀皆可徵於斯矣始雖公自爲記載以備遺忘者而終乃爲身後行蹟之驗使其平生得以表著於百千年爲卿士大夫之模範則是錄之所關亦豈小也哉觀其文字奇崛議論儁偉足以想像其氣槩而間之以山水品題盃酒諧謔往往有書出如畫圖者公豈工於詩故文亦如之耶至於是非世事抑揚人物使時流見之必有忌之者此則可與知公者道也公之所經歷至艱且險而其幹旋區畫之際才畧智慮卓出人意表於此而益可恨當世之不大用也公旣不參諸啓自知及於三木輒取是

錄謹密藏之未幾有壬辰十一月之事家中書籍皆亡失而獨是錄與若干遺集完存無恙真古語所謂寶玉不燼於劫火者矣吁亦異哉錄中沁留以後事公病不能自錄公沒後女婿李英遠續而成之公絕筆數行在其中烈烈貞忠至死未已讀此而有不流涕者乎悲夫公嗣子漢石以是錄示余屬余爲序余公之甥也亦嘗與聞於續錄之一二義不敢辭謹書此而歸之公諱彥民官禮曹參判石隱其號云

送金成之赴義興序

往吾友金子成之喜讀春秋四傳方爲金吾郎奔走

公事而猶以其暇披閱嘗來見余欲與相講余適以病辭成之亦以煩擾竟不能來講然余聞成之每持被入直府中輒裹冊自隨衆譏嘲而不止中夜潛思默玩余竊嘉成之以爲其心非俗吏也是聞夫學古入官之說者乎使爲郡縣其必能有儒化者也久之仕滿陞戶部郎既六朔出爲義興縣監將行余就而別成之若有憂色而謂余曰吾得邑於嶺嶺有先君子憩棠之遺愛吾懼墜先美失舊民望且 陛辭日 聖上召見稱獎出常至語及先故賤臣感激益懼不稱職以負 上恩用是心不敢自寧余曰無憂也子

讀春秋者也吏治不干經術則已否則明習春秋如彼而於政有不達乎成之才敏而操潔行敦而心仁又輔之以稽古之力吾知其用而施諸一邑也有餘矣且子之讀四傳也將以左氏之富艷公羊之清婉穀梁之辨裁胡氏之明博資之於文辭而已乎抑將因四氏之同異而求聖人謹嚴之宗旨於是非權衡不爽毫釐于以綜世務而致實用者乎由前則末也由後則本也成之務內必留心於其本者也然則凡其褒貶抑揚與奪進退之義莫不瞭然於心目之間而見識日益長智慮日益廣遇天下事斷決而不疑

將沛然如湍水之赴千仞壑而無礙矣若是者雖處於廊廟之上可也况於臨百里之封而撫千戶之衆乎風俗之善惡詞訟之曲直吏民之功罪皆莫逃吾神明之鑑而刑賞不失矣刑賞不失則紀綱立而規模定如是而不治者未之有也程子曰詩書猶藥方而春秋猶用藥雖有藥方不知所以用之則膠矣今子既知所以用之矣用之將如何其必以教民爲先務非徒勸農桑減徭賦而已崇學校以明彝倫彰節行以樹風聲禮賢良以興人才使義之民恥於爲惡勇於爲善此正所謂儒化庶不負平日所學矣於是

治成惠洽殊績著聞于以嗣先烈于以報主恩不亦美乎復何憂懼之有成之以求助朋友之義屬余贈言余遂以春秋之說告之如此然此聖人之大法而惜其所以用之者小也子之意豈其止於是乎方今夷虜亂中華之時子以文忠公之後孫早講明於是書者其必有意於尊攘之事矣是誠大者吾亦因而感慨請待子政成而歸之日相與開卷而一劇論也

廣韓賦序

廣韓賦者蒼崖俞子汝成所撰也曷爲名廣韓採掇

三韓事蹟而廣之也三韓者何東國舊號也曷爲不錄中國而錄東國以身所居之邦而內之也始自檀君矣曷爲止於麗末至本朝不敢私有論載也曷爲不以詩而以賦賦者直陳其事之文也史者記事之書也類不遠也汝成少治詞賦深得屈宋遺韻及爲是賦尤致意焉故文愈善其辭奇崛其音瀏亮余讀而喜曰富矣哉賦颯颯乎美矣然喜之也非獨喜其事之美也喜其事之畧而可觀也夫金富軾之三國史徐居正之東國通鑑記述東事備矣而卷多者難領會蹟繁者易遺忘今是賦也總而撮之以入於

半卷之內數句爲一事一事下輒懸註釋凡三千七百年之故瞭然具載覽不終日而盡得之矣豈不要而易領簡而少忘哉且褒貶是非寓於筆端使觀者有所勸戒焉則亦賦中之事也夫君子之薄乎文辭以其作無益而害有益也若此賦之作於史學不爲無益則又曷可輕也哉余故深喜焉記曰廣魯於天下魯元聖之舊邦故將以廣之於天下也汝成之以廣韓名賦亦豈非以吾東箕子之舊而欲廣之如魯哉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我朝興不襲麗故克與周比隆禮樂文物燦然可述可謂變而至道矣汝成

其以此頌我 聖祖而祝億萬年無疆之洪基乎賦
之終曰甲碑礫而不用遂朝清而海晏其意又深遠
矣賦六百五十二句三千九百餘言其首有汝成自
著序文

送俞公

彥錡

赴三陟府序

三陟府古悉直國北據大嶺東瀕巨海其山葛夜頭
陀陽野其水黃池五十川其樓臺竹西凌波召公土
物則出苧鐵瑪瑙弓榦桑竹箭漆府之南有藏吾里
內外二浦居民採魚鰓而食多富饒商賈舟楫日夜
往來不息實關嶺間一雄州也州置府使一人高麗

時稱團練使我

朝稱都護兼領水軍鎮管節制

朝家以州大而職不輕選擇頗謹前後由蔭官而往
者多名勝今 上八年沔川守俞公陞拜是州公居
沔三載荐值饑饉善賑活民勞爲諸邑最再被 褒
賞公爲人文雅有才猷臨官仁恕詳明始宰平康治
績克茂至沔益著公之所歷試如彼其於治陟也何
有雖然邑有大小民有衆寡政有闊狹故君子尤謹
焉管子曰官怠於宦成公之心其可怠乎古語曰千
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風俗之不齊山川使然也平
康山峽山峽之民其俗樸沔川江湖江湖之民其俗

險陟州嶺海嶺海之民其俗巧樸險者易治而巧者難治豈特地有大小之殊哉公無以二邑之易而忘是州之難也民俗之美惡雖由乎風氣而其變之則在於政教吾且請公矣公之於陟民其將何術而導之哉夫巧者習於機數故其心勞以巧禦巧上下交勞矣故莫如禦之以拙拙者不任聰明而守其真一之謂也不任聰明則民不忍欺矣守其真一則民反乎醇矣古之良吏能化民成俗者皆用是道也拙者常無窮巧者有時而窮有窮者變無窮者裕於是乎難者爲易而吾之心長休休矣余知公日彈琴歌嘯

於竹西樓之上而陟之一方無事矣公往矣其勉哉

先祖治川先生詩序

先祖治川先生嘗有一詩深得孟子集義之旨詩曰無心每到多忘了着意還應不自然緊慢合宜功必至寔能除得妄中緣其曰無心卽忘之謂也其曰着意卽助長之謂也其曰緊慢合宜卽兩勿之謂也功必至而妄緣除則庶幾乎集義而生浩然之氣矣契亞聖之遺旨爲後學之要訣令人誦誦其味無窮此正所謂作此詩者其知道乎者也詩載本集中而後之君子無有表章是詩者至寒水權先生特舉是詩

以答人居敬之問學者稍稍傳誦焉嗚呼非先生不能作此詩非權先生亦不能知此詩可謂曠世而相遇矣蓋孟子勿忘助之訓人徒知其爲集義而不知其爲居敬惟程子引其必有事之語而曰有事于敬於是乎語意益密矣然孟子旣先言持志則未嘗不言敬也先生之詩雖不露出敬字而旣欲其不無心不着意則敬在其中矣故寒水先生取此詩以爲居敬之方豈不信哉夫學者之病惟忘與助其罪雖有輕重而均之爲私意故必去是二者之累而後方得乎直內方外之工矣朱子曰徐徐乎無欲速汲汲乎

無欲惰徐徐汲汲宜若難爲并行而實則惰與速之間自有正當節度先生詩所云緊慢合宜者卽此也程子曰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此天理自然之妙也先生詩所云自然者卽此也先生之詩本是發揮孟子之旨而又與程朱共貫焉則益信聖賢之言前後一律也人不欲居敬集義則已欲居敬集義則捨先生此詩而何求哉胤源不肖晚竊有志於學而性質偏駁悠泛躁急實兼忘助之二病每讀先生此詩未嘗不愧汗沾衣也從今以往或可洗濯舊習佩服斯訓以追述其萬一否遂書之如此云

呻餘聊錄四禮說序

呻餘聊錄者自庵金君諱履文之所撰而錄四卷其
二卷以下皆四禮說也君嘗抱奇疾呻吟之暇隨手
錄成故名云夫禮其浩浩乎廣矣哉大而言之則五
典之秩也小而言之則六藝之科也偏而言之則辭
讓之心也專而言之則四勿之仁也摠而言之則理
也極而言之則中而已矣濂溪周子太極圖說以禮
爲中夫禮與中異名而以禮爲中何也蓋人情之發
有過不及之差過者抑之不及者進之以合于道禮
與中豈有二哉竊嘗論之禮譬諸人之身猶夫心也

心屬火故其體光明禮配火故其文燦爛心與禮在
天時爲夏夏之時萬物咸暢此所以心無不具禮無
不備者也心居一身之中禮居五常之中故心之理
中也禮之道亦中也禮是盡心之理而著于外者心
非禮則無以行其中矣夫子思子中庸之書卽言聖
人中和之道而三千三百稱其優優之大則禮之爲
中斯可見矣今就冠婚喪祭四者而觀之則冠而成
人之道婚而造端之正喪而易戚備祭而誠敬盡莫
非所謂中也世之爲禮者不此之求而惟拘拘於升
降進退之節儀文度數之詳則末也曷足與語禮哉

近齋集 卷二十一
故君子之於禮也必以敬爲主戒懼而存天理慎獨而防人欲大本旣立應物無差則自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而禮已行矣至於有家吉凶之禮冠婚喪祭之屬特舉而措之耳何患乎不得其中哉禮之有先後之序如此其身之不修而能善乎四禮者吾未之聞也君以雲泉處士公之子早學禮於家庭而有見乎禮之本其爲是錄也援据經傳而類記之一曰四禮稱義禮欲稱而適其中也二曰四禮凝義禮欲中而凝乎德也三曰四禮零義欲以補前賢之零餘也其所損益于朱子家禮則酌量乎財分時三者而務

從簡畧使富者不濫貧者不廢其意誠深切矣大抵君之論禮實主乎周子之說而終始以中之一字反覆焉君真知禮者也非平日篤於自修者而能之乎君庶幾乎博文約禮之君子也歟君之弟參議仲禮以是錄示余仍屬之序曩歲君因其族弟毅仲以古禮不宜於今者一條存去之疑問于余余以所見答之余於是固知有是錄矣及君歿余輓之曰聞道篋中藏禮說能無遺恨卒編摩蓋深悲之也今於仲禮之託尤有感焉遂爲之序

清道守金仲寬六十一歲壽序

歲癸丑之二月十七日清道郡守金仲寬周甲之辰也大夫人九耄無恙是日仲寬置酒張筵以壽母又自受子弟獻壽時莅郡已二載惠澤洽于一境於是郡之民欣然相告曰今年明府回甲吾邑之慶也遂歌于田野之間而祝之曰侯之仁如春陽吾民無傷願侯之壽如陵如岡侯之威如秋肅豪橫以息願侯之壽如松如柏侯之清如水槩吾民安樂願侯之壽如龜如鶴侯之明如夜燭幽寃必直願侯之母其壽千億侯之勤善賑政活我萬命願侯之子孫世世蕃昌以盛侯之友人朴胤源聞民之歌喜而言曰孝哉

仲寬行德政以得民之頌得民之頌以悅其親仲寬可謂能養志者也民之所祝上及高堂下延子孫民亦可謂知善禱矣雖使朋友祝之何以加此獨余有所感者余與仲寬結髮交而俱白首矣明年亦余之周甲也余孤露何由如仲寬之舞老萊衣聊書其歆羨之意于民歌之後云

松潭遺稿序

吾五世祖鶴臯公善爲詩有遺集一卷未及刊行于世而公族姪文純公選其詩五十首入載于崇孝錄覽斯錄者當知公之詩也鶴臯公之孫松潭公亦善

爲詩韻格澹雅似鶴臯公夫有德者必有言詩卽言也鶴臯公恬慤潔直松潭公端厚清謹祖與孫其德相似故詩亦相似也歟鶴臯公早廢舉嘗從蔭仕典五邑松潭公屢舉不第亦從蔭仕典五邑皆所至有治聲爲政規模頗相似又可見其才猷之同也夫以二公之德之才之詩俱不能大揚於世鳴 國家之盛嗚呼豈非命歟松潭公承旨公之季子早孤能自勵爲學文詞夙就三十中進士官至牧使少時赴泮試國子長梧灘沈公取公詩置魁卽龍伯國大人釣六鰲圖詩也一時膾炙人口所歷郡邑高城陝川爲

山水區二邑詩最多曾孫胤源謹就篋中舊藁抄得百餘首繕寫藏于家題曰松潭遺稿公嘗自號圃翁晚又自號悔窩今必稱松潭者公手錄書冊多用松潭號故也蓋聞坡州有地名松潭公嘗欲買田卜居于此爲是號云丁巳孟冬下澣曾孫胤源謹書

續成鶴原四友禊帖序

粵在 英廟十五年戊午宗叔父僉樞公用其從祖兄學生公議重修鶴原四友禊禊卽吾祖考通德公從父兄弟七人同會之禊也每歲再會用三九月卜日會必盡歡竟夕其設置自甲申歲始而僉樞公之

先公通德公實倡之學生公之伯父參贊公從而成之爲序文弁于禊帖名之以鵠原四友者取周雅常棣之詩而從國俗筆禊之例也禊有財有司掌之歛散以時爲春秋會日酒食之資以其羨餘束筆而分之蓋寓名於文房之用而實倣韋家花樹之故事也其意至厚且深矣然行之十數年而罷門內共惜之至是僉樞公與學生公爰述先蹟復興是禊吾先考判官公從祖兄弟十一人相會歡悅子弟勝冠者許入俾各納財爲禮凡式例并如舊二公又皆爲序識其顛末載于帖中于時親屬已爲六寸而禊因舊名

者棣華之義通乎遠兄弟也其會也叔姪祖孫咸在而主兄弟稱之者統乎尊也且列坐以序逐世各爲兄弟一行鵠原之稱亦未嘗不以尊而包卑也冠婚祭祀之外成此會集面無或闕情無不通豈非先世之美法而門闈之勝事也哉行之又四十餘年而罷尊屬凋零宗族貧寒不期廢而自廢余竊嘗慨然于斯矣吾同高祖兄弟十七人次第淪謝今六七人在耳而其下子孫曾三世出焉合尊卑計之且三十人正宜續修舊禊傳于久遠使後生歸厚而因循未遑焉一日三從弟應教伯常來謂余曰吾家舊禊之再

成實在前戊午而今歲甲重回時乎可以修矣兄以爲何如余曰吾亦云伯常曰後屬新入之員貧不能納禮木者勿責姑先列書其名爲座目以待事力之出漸謀歲再會之規是便宜之道而禊帖之修則不可踰此歲也余曰正吾意也遂議定焉新帖旣成伯常屬余序之余不敢辭念昔先君子嘗居北山之下洗心臺臺有園林花卉春月之會每設于此兼爲賞花也時余以童子侍坐罇壺之側瞻仰諸父兄之儀容聽其笑語亦知此會之爲可樂也于今思之恍若隔晨而人事嬗變悲愴實深何可無一言猥附於舊

序三編之後以志吾感乎夫歲行六十其數窮窮而必復理也是禊之廢興若有與氣機相關者真不偶然矣是又不可以不書也遂乃呼諸弟諸姪及諸姪孫而告之曰敦睦孝友之推也觀乎敦睦可以知孝友矣旣孝且友以相和睦家道之肥也詩云爾酒旣旨爾殽旣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豈不樂哉余嘗稱是禊爲小宗會蓋舉宗有禊會故別之也然親屬漸遠而益繁由吾八寸而至於二十寸則今日之小宗會安知不爲他日之大宗會乎噫凡爲吾高祖承旨公之後孫者永守而勿替可也

記

射記

歲已卯夏北里諸人會射于凝清閣設筵于草上張
幙于兩木之間分二隊立東西隊各四人弓各一矢
各五東隊一人與西隊一人耦射以次相代八人盡
射爲一巡凡十巡而畢計其中之多寡以定勝負此
其會射之法也隊中人皆文士不習於射其用弓矢
不合規矩或下而留或上而揚或左右而出五發而
五不中余顧謂諸人曰可止矣射不中何爲諸人不
肯止爭益奮勵用力旣久射稍習能知支左屈右之
法不下而留不上而揚五發而三四中是知天下事
無有勤而不成不可以不能不爲也夫學之道亦猶
射也諸人盍亦以是勉焉

聽灘軒記

白居易鑿龍門八節灘以爲遊賞之樂至今稱八節
灘云南子子剛居于楊根之峽宅前有楊子灘灘上
層巖峙焉水汨汨觸石鳴因以名其軒曰聽灘子豈
慕樂天者歟夫灘之聲清泠可愛使人聽之其耳爽
然其心悠然凡世俗是非毀譽榮辱之說一切無有
也大抵隱遯者所爲樂也方樂天遊於八節以尙書

致仕年既老名成身退者耳今子剛年二十才富氣盛將進而有爲於世而遽取樂於清瀨之間不已太早乎吾知其不能久居于灘也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又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異日者將名成身退如樂天之爲乎於是吾知其復歸乎灘上矣然則楊子之名可與八節竝稱豈不美哉或曰楊之山亦有曰龍門者使是灘得與龍門接則奇矣子剛曰遠矣相去四十里物之兩美固難矣事之必求于巧合者亦非矣又何有乎龍門之遠近也哉

牙山縣監李侯

萬始

善政碑記

肅宗大王三十一年甲申全義李公由地部郎出爲牙山縣監六年邑大治旣而民思之遂立碑於縣北之金峴其刻曰李侯萬始愛民善政碑己丑月日建今上三十九年癸未家大人以公外孫繼蒞是縣則去甲申爲六十年矣旣至見碑流涕曰是吾外祖之遺愛也敢不敬焉余夙夜怵惕惟忝墜先休是懼胤源於是遂感而爲之記初公奉大夫夫人于邑大夫人聞杖聲出於外則必問曰其人以何罪被杖吾實厭聞此聲也公益承順親志寬緩刑罰不施鞭扑而一境以治邑中遺老至今誦道之如此公之仁蓋由

孝而推而孝爲萬善之本其政之無不善可知也方碑之議建也吏人欲立于縣門外民人欲立于道傍相持不決旣而卒立于道傍余於此知吏民之咸愛公也世俗論治郡必曰不威於吏則不惠於民往往操切吏隸太甚故民雖懷之而吏反有不便者蓋失之偏也如公一視之政豈不尤難乎哉嗚呼盛矣余嘗聞李生徵仁語李生曰前數歲過此碑碑少敲側今復屹立如古其間必有人起而豎之者矣由此觀之是碑也將至於愈久彌新而其傳于後世豈有窮乎徵仁公庶從子也後公陞拜益山郡守爲政如治

牙時云闕逢孟春謹述

五教臺記

龜山在牙述縣北十餘里其東有小麓麓之北數百步有五教臺遺址昔人聚弟子于此習五倫之教云縣誌不言其人姓名不知何時人也臺之廢興歲月亦不得而知也余每過之未嘗不躊躇而太息夫旣不知其人而思之不已者重五教也夫五教曰父子曰君臣曰夫婦曰長幼曰朋友君子所以教乎人者惟此五者而已達則以此化于天下窮則以此化于一鄉所施有大小而非君子則不能故余意是人也

必德行學問君子人也必其不見用於世而隱居而樂道者也必其明於彝倫自修而及人者也嗚呼其人若此而其名不傳豈不惜哉余嘗聞牙述之俗崇文教重爲邪忠臣孝子節婦之類彬彬出焉豈非以斯人之功歟然及衰好賈趨利不尙信義無舊日之俗者臺之廢使然也今之君子有能因其舊址重修五教繼斯人而化一鄉者乎龜山之下士大夫多居之安知無隱君子者在於其間乎余蓋求之而未見也

顯忠祠記

牙山李忠武公舊鄉也其宅在白巖里中公所嘗手用雙劍藏焉沙器之洞公衣履藏焉月谷之別業有鴨脚樹至今邑人相指以爲公射亭其遺跡歷歷可覩也望德山之南有公之祠名曰顯忠取書所謂顯忠遂良之文也余讀公蘭島啓文未嘗不三復流涕當其時賊來甚衆公舟師單弱 聖祖憂之欲令前卻以觀勢公馳啓曰臣一去港則賊必登岸長驅矣嗚呼公之身殲軍務於此決矣豈非所謂忠勇者耶公旣以身許國不畏其死故能蔽遮東南沮遏強賊以基中興之偉烈死而已百餘年而後人志之不

倦雖婦人孺子皆知其爲忠也豈不偉哉禮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韓子曰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故公所嘗戰伐之地莫不立祠以俎豆之而牙又公之舊鄉豈獨無祠哉其血食于茲土也宜矣後之人過是祠而拜公之神有不想像忠烈而歔歔感慨者乎公從子府尹公及後孫忠愍公皆以忠節配嗚呼五世之間死節者三人可謂盛矣而同侑祠中列以昭穆不亦尤奇乎哉余於是知李氏正大之氣相傳而不衰也遂爲之記如此立祠事首尾歲月具在縣誌此不復載

觀湖亭記

貢津湖屬牙述縣湖西之一都會也地有魚鹽之饒四方商賈輻湊而至其民猾詐爲奸不事稼穡貿賤販貴以致貨財見小利如毫髮比死生相爭好持牒訟曲直倉庫積儲貢稅轉輸中多機利之隙民益喜詐故犯罪者甚衆其俗大抵難化以此縣小而事煩官薄而責重 肅廟某年李公泰鎮嘗來守是縣旣至則以爲邑多事使心常亂志擾則政失心平則理達是不可以無觀遊於是遂卽其縣舍之南構寘小亭列植花木鑿池而養魚每政事之暇逍遙歌嘯以

忘其煩焉亭三面皆山西南缺而水見卽所謂貢津湖也故以觀湖名云有是哉其所以使事煩者乃能使忘煩也勞以必佚物理蓋然李公去而已屢十年亭尙存至今過者咸遊焉余登斯亭而歎曰李公其知爲政者歟夫湖之水深而潔深者惠澤之象潔者廉清之象觀於水而得其術邑雖多事治於何有李公知其爲政者歟亭上有上樑文及諸人詩皆書在板獨記文無有余故爲之記如此

宜書庵記

南山之下有筆洞洞舊號部洞蓋言屬於南部而部

與筆之諺音相近故部轉爲筆也或曰古有筆匠居是洞故名云洞口有小橋橋之畔有茅庵一槐覆其墻數松列其庭開戶牖直接南山以受蒼翠焉吾兄弟嘗買是庵於族人而居之庵一間雖小足容數百軸書兄弟處其中日以讀書爲事名之曰宜書庵始庵之卜居也平叔曰瀟洒宜於讀書余曰携毛穎著書不負洞名可矣或讀或著皆不出乎書而今庵名加之以宜者從平叔說也蓋著書未嘗不自讀書始也夫士之業在乎學學在乎讀書讀書將以有用非苟而已然士莫不讀書而善讀者蓋鮮矣讀春秋而

未善則公孫弘之春秋也讀易而未善則王弼之易也讀中庸而未善則胡廣之中庸也讀周禮而未善則王安石之周禮也上則誤國下則誤人此不善讀之害也曲見以求之私智以鑿之異說以飾之卽其心術而已差矣亦安用讀書爲哉故善讀書者必虛其心虛其心則能通乎聖賢之言能通乎聖賢之言則能見乎聖賢之意能見乎聖賢之意則所知者真所知者真則所行者實入而持于已出而施于人庶幾無悖乎聖賢斯可謂善讀書矣吾兄弟性喜讀書朝夕游泳於六藝之文而惟恐讀之不善學之不精其志蓋有在也方相與益勉之而至於著書士之有志而不行於當世者之事非所汲汲也觀吾志之行與不行而爲之未晚也余以是語於平叔因書之以爲宜書庵記

茅島精舍記

茅島在湖西之保寧故茅洲金公之所居也其海上諸山峰巒最奇而秀者曰五聖山山之西北十餘里有石厓如屏而峙立于洲渚曰寒松巖巖開岸豁有洞呀然而受潮汐水者曰華陽洞洞名實茅洲公所命而取儲光羲詩以島比之茅君山云公之曾孫樂

漁公卽其洞先廬之傍結茅爲屋名之曰茅島精舍
胤源少從公遊聞茅島之勝已久今年秋南遊姑蘇
城因過島中始得以覽其山川焉時公適自楓溪至
引胤源宿于精舍謂曰吾曾祖嘗居于是島農淵二
先生皆有詩文稱道其幽勝于後若檜巢公梅城黃
公竹峴李公皆在近杖屨日相往來余童子時及覩
其盛也吾祖報恩公嘗欲築亭於東阡之上吾先人
以遺志作永思庵庵旣久頽圯余又因其舊材稍移
數十步而構焉是爲精舍舍一名樂漁齋而用今名
者重茅島也茅島吾先祖之所愛吾其敢忘乎因指

古梅樹曰余不能常居于此使樹木荒蕪余竊傷焉
然余旣無當世之意矣將一朝浩然而歸徜徉于湖
山翳嘉木臨清流持竿而漁是足以樂而忘憂而終
吾年矣子其爲我記之胤源聞而歎曰茅洲公以詩
禮訓其子孫而公又以孝謹承其祖先其於所遺之
田園宜乎永守而不失也况湖山如彼其勝者乎然
公所居楓溪亦公先祖之遺居也其溪山之勝甲於
漢師棲仰山之樓登太古之亭盤桓乎臥遊遠心之
庵濯三池而倚翠屏亦足以自樂公顧不以彼爲可
懷而乃欲歸隱于此噫斯可以知公志矣

黃鶴樓記

黃鶴樓在關西三登縣以形勝聞於國中其東架山其南星斗巖其西廣寒亭其北鳳頭山其下有長江一帶西流入于沮水是爲能城江有赤壁削立高可千仞直江之南涯而上刻鸚鵡洲與黃鶴樓相望月明之夜可泛舟遊也樓不知誰人作之名之者韓誦而因縣之名取李太白詩蓋擬於江夏之黃鶴樓云夫擬者以其似也江夏有鸚鵡洲三登亦有鸚鵡洲此其樓之名所以同者歟然三登之鸚鵡洲非本有是名而必作樓之後從而名之以求合耳然則此樓

之於江夏何所擬焉世傳江夏有仙人乘黃鶴遊於樓上故名其樓曰黃鶴不知三登有仙人之事亦如江夏之事耶然江夏之樓本以山得名而非必有仙人之事而文人逸士喜爲異說如崔顥李白之徒皆作詩稱之其說蓋出於唐圖經梁任昉記然一云費文禕一云荀叔偉二文皆不足信而且信之惑矣然崔顥李白特寓言耳至於蘇子瞻乃引馮當世之言以實其事至謂之三仙笑語又何其誕矣善乎張子之辨曰世寧有是理然則江夏本無是事也又豈於三登而有之哉夫所擬者實擬之則苟况所擬者虛

近齋集 卷二十一
故余謂此樓之名其謬無疑也古之聖人設爲上棟下宇之制以備風雨而已未嘗立名中世始侈其輪奐之飾而又立之名然猶以其實也及夫後世名之又不足以實而乃反取於荒唐詭異之說豈不惜哉余登黃鶴樓旣愛其江山之美而惜其名之不以其實也遂爲之記

要靜窩記

學者觀動靜之說自易以下周子圖書之文可考也人受太極二五之真精而生故其性本靜形神具而感於物故性動爲情心統性情故有動靜猶太極之

有陰陽也陰陽不可以相無也故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人常失於動情流爲欲欲盪而汨遂梏其性故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衆人妄動而其性本靜學焉則可使之復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心活物不可以無動也但不妄動而已故曰邪動辱也君子慎動聖人全動靜之德寂而感感而寂物至而應物去而不留故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衆人偏動而循物偏靜而絕物循物則狂絕物則禪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人見聖人中和神明其德遂以爲不可及而怠焉不學故曰聖可學一爲要一者無

近齋集 卷二十一
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凡此所以示學者而立人極也嗚呼動靜固不可以去一也而靜不資動動必資靜故靜爲本而况人心常失於動乎故近道莫如靜入德必以靜心靜則理可明學者欲養其心多靜可也南子子剛有讀書之室名曰要靜窩其伯父侍直公所命而蓋取羅豫章詩人心要靜如空水之句云子剛請余爲之記夫人心之易動者喜怒也喜怒不節而好惡偏好惡偏而恩怨生恩怨生而物我爭由其心之有繫累也心無繫累而後喜怒中節而好惡公好惡公而恩怨不生恩怨不生而物我平矣夫至

靜莫如空水空者無形故不礙於物水者無心故不競於物空水之於物何有恩怨心要若此而已廓然而虛湛然而清無將迎無內外順應乎萬物而無跡則雖動猶靜也非至靜而能如是乎旣言要靜則當有工夫矣要靜如之何非周子所謂一乎何以一敬則一矣何以敬收斂則敬矣余聞敬必自靜坐始子剛靜坐於要靜窩中日讀周子書則庶乎其得之矣

挽河樓記

挽河樓在公州雙樹城之東北直臨錦江其下鑿池數丈許與江水齊作竅穴通于城外引江水而注諸

內累石數十層環池以爲固又築外城百餘步于山之趾周衛于池蓋爲城守時軍民取飲而設也故觀察使金公之所規畫而樓之名取杜工部洗兵馬詩云雙樹城控兩南之咽喉三面阻山北帶長江實湖西之大關防而當甲子迺變嘗爲仁廟所巡幸受馘之地則城之爲保障益重焉受任是土者尤宜思戎事之備以需緩急而城中泉井絕小居民常俯汲江流脫有寇賊至據北岸而陳則民不得出汲軍不得勺水枯死於須臾之頃而城且不保矣豈不爲國家大患哉公用是憂焉遂鑿斯池以備不虞建斯

樓以寓其志可謂憂深思遠而忠於謀國者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如公之爲豈非知所當務者歟或言于余曰是樓之設無益也當其經紀也捐營廩請軍需費殆累萬計而今其水涸而不盈何益於臨亂之時哉余曰不然凡井之水有脉汲之則生不汲則竭今斯池時平而不用故水涸而不盈也若遇有用時重加疏鑿則水將出而盈矣李廣良將也而其行軍旅必擇善水草止舍水之資於兵莫大而爲水道備宜不在於峙糗糧之下也設使茲城被圍而軍士渴死則雖有財可得而用乎此金

公所以用心於斯而捐財費不惜者也子何以謂之無益哉或曰敵人如有用韓信沙囊之謀則將奈何余曰當此之時吾軍其閉營而睡乎必有以遏之也或曰敵人如有用儂智高毒藥之計則又將奈何余曰是誠危矣而賊亦飲此江之水必不爲毒也此二者皆不足憂矣孫武子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兵事固不可不宿講而亦不可遙度而盡爲之備也大綱旣立則其他臨機應變惟在於後日用兵者之手豈金公之所預知哉或唯唯而退余遂書之爲挽河樓記公仙源文忠公之後號茗泉官副提學有直節爲

當世名臣云

皎霞亭記

白蓮峰之左麓有蒼巖削立亂松被焉其下溜瀉如玉味甘而冽巖面刻丹書曰三清洞門直洞門之北數十步有一亭據岸而構焉亭之南鑿石爲小池池深數尺許種荷花七八本于其中刻龜書二字于石亭之西築石爲假山左右植楓樹中置一柏挺然獨秀是故持平尹公之宅而余買而居焉者也亭舊名皎霞亭尹公所命蓋取北山移文而以其洞多雲霞故云人取其簡省呼曰霞亭余遂改霞爲荷曰荷亭

蓋是亭之勝非徒以雲霞實以有池荷之觀也荷卽蓮濂溪周夫子之所愛而比德於君子至著於說者矣濂翁之所愛後學當愛之况斯亭在於白蓮峰之下峰名與蓮花峰相似斯又奇矣是亭之名不宜捨蓮而他求也故謂之荷亭或有難者曰凡亭榭之有芙蕖者皆可稱以是名泛且混不可余於是思所以改其名者而終捨蓮不得其後偶見陳簡齋集有荷花如明霞之語則是亭之名雖因其初名而取荷之意隱約可見旣不沒其名之舊而實寓我濂翁之慕則兩善矣雖與尹公所命之意有不同庸何傷乎因

復稱之曰皎霞亭乃演周子之說而記于亭曰美矣哉蓮之爲德何其似君子之多也周子之稱之也可謂善觀物矣出汗泥而不染其猶君子之涅而不緇乎濯清漣而不天其猶君子之清明在躬乎中通外直其猶君子之靜虛動直乎不枝不蔓其猶君子之約以禮乎香遠益清其猶君子之彰令聞乎可遠觀而不可褻玩其猶君子之肅威儀乎凡茲衆美蓮實具焉斯豈非花之君子而周子之愛之也可謂好其所好矣愛之不已而見乎辭序列名花三品特表揭爲首其意若以隱逸爲偏富貴爲陋斯可見先生中

正之道無欲之德余竊嘗諷誦詠歎于斯與太極圖通書并觀焉今登斯亭而觀乎蓮默契冥會意想益超然每良夜靜寂月出於蓮峰之前風行於蓮沼之上翠葉交影朱華送香則彷彿如覲乎先生之氣象於是塵垢頓去心源自淨曾不知富貴紛華之可悅而惟先生之道德是慕是悅思有以終身學之而不止焉則是皆蓮之助也吾取以記吾亭不亦宜乎噫先生之言曰蓮之愛同予者何人蓋歎其愛君子者少也先生之時猶然况於今世乎夫人爲萬物之靈其德本明而質拘慾蔽不免爲小人之歸草木之局

於形氣者乃反有似乎君子人而不爲君子得無愧於蓮乎然則居是亭者必有君子之德庶可無愧余雖非其人竊欲以是自勵又因以警世焉故爲之記如此若夫簡齋之語特借而用之耳何足發揮或指石山之柏曰歲寒後凋聖人攸稱子何不取諸柏而獨取諸蓮余應之曰柏譬則烈士也烈士固可尚而猶一節耳不如君子之德之全也此亦周先生處菊次蓮之意也歎

四窓記

室屋必有窓窓受日之光納風之涼非止爲通人之

出入而設也窓多則冬疎冷窓少則夏壅鬱然疎者可以障壅者不可以通故窓以多爲貴書室尤然蓋觀書取其明也余之所居室東西南北皆有窓焉虛白爽豁廓然四達余坐其間諷詠書史山光或接于牖泉聲或通于戶幽鳥或來而窺香花或飛而入盛夏大暑無壅鬱之苦是皆窓之助也余甚樂之於是就四窓各取程朱二先生語以書之東窓曰睡起東窓出日紅閒來無事不從容卽程子詩也南窓曰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卽朱子詩也西窓曰畚田種胡麻結草依松樾珍重無心子寒棲弄明

月卽朱子題西寮詩而寮卽窓也北窓曰呻吟北窓氣鬱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蘇亦朱子語也常日于此亦足以感發興起何異乎座右有銘於是復總而書于壁曰明窓斐几晴晝爐薰開卷肅然對我天君卽真西山心經贊語也

洗心臺幽居記

洗心臺在仁王山之下洞僻而幽有園林之勝粵自丙辰王考卜居焉吾兄弟生於斯長於斯自幼時奉王考杖屨日涉于園上下提挈怡怡如也臺中景物四時皆佳杜鵑盛開芳草萋萋碧海棠方發黃鸝相語

碧梧葉稀霜月滿庭寒松挺立風至龍吟於是吾兄弟往往咏物作詩王父見而悅每歲春先君子與里中諸公爲賞花會置家釀少麴酒而待之飲畢輒相和爲詩有涼軒數間爽豁宜夏鄰人多來避暑先君子相與爲蠟韻之戲或論經史或談古今消遣永日吾兄弟列侍左右甚樂也奴二江者善接木園中果實益盛可以供賓祭之用圃有瓜田有葑給朝夕飯饌不匱幽居生涯自足何羨乎富貴時則家中三世無恙多樂少憂人或稱心臺爲福地云庚午夏始移居于溪東自是至今四十餘年人事百變回顧舊廬亦已屢易主矣吾兄弟今皆白首每相對說心臺時事爲之悽然韓昌黎曰某水某丘童子時所遊也臺其可忘乎余遂爲此記以示兒曹

近齋集卷之二十一

近齋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題跋

劉村隱集重刊跋

題平叔夢金剛詩後

題先祖冶川先生詩後

題俞汝成殤孫墓誌後

題洪伯應所藏尤庵先生手筆四勿箴帖後

先筆簇子跋

先祖潘南先生請却北元使疏跋

洞虛齋集跋

銘

滄江鏡銘 并序

盥盆銘

燭銘

書架銘

硯銘

筆銘

墨銘

寢屏銘

箴

二要箴 并序

四不欺箴

至日自箴

養閒堂座右箴

贊

歷代名臣像贊

傳

忠臣李弘茂傳

廉節婦傳

晚庵李處士傳

劉烈婦傳

論

豫讓論

公叔座論

說

人道心危微說

自欺說

髡說

興學校說

洪伯臨改名說

近齋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近齋集

卷二十二

目錄

三

近齋集卷之二十二

題跋

劉村隱集重刊跋

劉村隱之玄孫僉使錫謙嘗與余相識一日持村隱集一帙來贈余曰吾先祖遺集吾父爲智島萬戶時刊行者而其時財力少不能廣布吾見近世藏書家罕有之人或不得見焉吾甚恨之其板本尙在南海吾於是得紙而往重刊數十本爲有契而且好文者獻焉願子取而觀之尙可知吾祖之賢矣余謹受而讀之遂題于卷端曰世論人才高下必限以流品者

非也如宋龜峰崔簡易皆卑微之人而或以道學稱或以文章鳴曷嘗下於閥閱哉蓋其天資超異不局於所處而然也余觀村隱之詩出於委巷而清雅高古無一句俚野語雖學士大夫之善爲詩者未或過焉茲豈非所謂天資超異不局於所處者乎嘗聞村隱爲人恬潔寡欲篤於忠孝當昏朝敦倫威脅不撓與爾瞻絕交辭婉義嚴樹立甚奇偉其人如此故其詩亦正尤足以傳於後世其節行詞藝雖以比之於龜峰之道學簡易之文章不爲過也嗚呼孰謂泥中之蓮不如鄧林之木哉詩集二卷有農巖先生所著

序文序文中泰雄卽萬戶君也余嘉僉使君之能不
忘其先也書之如此

題平叔夢金剛詩後

金剛萬二千峰瑰詭壯麗人見之不心驚魄奪者鮮矣是以雖平日能詩者求其一語之逼金剛無有也今見平叔之詩登毗盧臨滄海一夢矣而乃能歷歷書出如真境其句又傑然與金剛爭雄何其壯且奇哉豈疇昔之夜山靈假君以五花之筆以助其神思也歟

題先祖冶川先生詩後

吾族孫玄壽士門姿雅而性靜早有志於學厭城市紛囂自漢師移居于仁川之費嶺下端坐一室沈潛讀聖賢書一日士門過余口誦先祖冶川先生南歸時道中詩向余而謂曰一心似水收吾內萬事如雲只付天卽吾祖心法也玄壽每喜誦焉間嘗取其詩寫揭于書堂之壁上以朝夕觀省蓋吾居濱于海終日惟見漁舟之往來與先生詩上句却來江上有漁船之語光景相似故竊取之而乃其意之所深契則在下句玄壽雖不敏請終身服膺於斯願賜一言爲之跋俾知所益勉焉噫余非知道者何以言然余與

士門俱爲先生之後孫寔同其羹墻之慕則何敢辭諸余於是乃斂衽而言曰程子雲淡午天之詠朱子水活方塘之吟或喻物欲之消灑或喻本心之澄清其示學者存養之方皆真切矣自二詩之後惟先生此詩似之蓋曰心存至靜湛然止水之涵虛物來順應悠然浮雲之過空則味其辭旨有以見先生之學玩心昭曠之源而體用俱全也非其真傳洛閩之正脉而能如是乎嗚呼先生旣先立大本而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故方其遜于嶺南也道否而心亨視世之榮辱得喪無足以動其中曾不知名利前頭之爲幾

千而惟玩漁舟而自樂非樂漁舟也樂吾道也非樂吾道也樂夫天命也後之學者欲求先生之道必尋先生之所樂何事可也夫詩之用感發善心故最易得力讀古人之詩猶然况於祖先之詩乎咳唾之遺也性情之寓也士門之所感發必益深矣夫感發深則佩服專佩服專則體行篤吾知士門之必能深造于道也噫世之人嗜慾多端馳逐聲利風浪泥沙蕩汨其止水心學將絕矣士門乃能超然拔俗甘其枯淡欲從事於先生此詩者豈不益可貴哉士門因請示進學次第修身節目余曰是則何敢余聞先生

平日所尊信有朱子十訓白鹿洞規何必他求余又何贅抑先生又有一詩與此詩可相表裏其詩曰無心每到多忘了着意還應不自然於下句因以緊慢合宜爲用功之節度實合于孟子勿忘勿助之訓寒水權先生嘗表章之曰是居敬之方夫收心之要居敬爲本土門盍亦以二詩而并觀焉士門勉乎哉余亦願學先生之道者而行之不力蔑裂無成忝墜爲大每自愧懼今於士門之爲深嘉其克述先美也遂敢爲之言如此云 崇禎三辛亥孟秋下澣八代孫胤源謹跋

題俞汝成殤孫墓誌後

俞秀才久煥嘗以其父祖命來拜余余見其隅坐從容辭遜而氣和類有道者氣象意其將大而爲醇儒深喜俞汝成氏之有是孫也旣又聞其居家孝行卓異自幼卽然余於是知其學之有本可立也及與其師吳士敬語士敬每稱秀才喜危坐善讀書無慕於外有叩問往往有出人意表者余又喜其進學之不可量也未久秀才忽得疾而死年甫十五未冠余甚悲惜之汝成氏哭其孫之殤如成人爲其墓誌以圖傳後因示于余余讀此尤有所感焉誌并舉尹徐權

三子而哀之夫三子者之事皆奇矣然其中權氏子玩水器與秀才星辰喻心性語最相類或在於十一歲或在於十三歲皆其性根玲瓏妙解理象使是二子者得年則必上達也有餘矣古之大賢夙悟而遠到朱先生之畫沙爲卦金文敬公之置手于口作中字豈非皆幼時事哉今汝成氏若以秀才之異質早慧卜其短促之徵噫是衰世之意也悲哉夫以祖而銘孫人易疑其私而汝成氏文章高簡議論不苟見重當世且秀才之賢遠近皆聞之凡一見之者莫不嘖嘖稱美之則人於此誌誰不信歟孔子曰孝哉閔

子騫人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秀才於是乎益賢矣斯可以不朽矣自秀才之夭汝成氏求余爲誅余諾而病久不果作一日忽思至遂取閱其誌而題于後如此云

題洪伯應所藏尤庵先生手筆四勿箴帖後

此帖乃尤庵先生手書伊川程夫子四勿箴也洪君直弼伯應嘗求得而藏之者有年矣屬余爲跋余惟四勿孔門之心法而顏子得之程子作箴以自警而朱子取之載於論語集註編於近思錄中表章之可謂至矣其辭精切詳懇致意丁寧惕然乎此心存亡

之機而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揮勿旗而禁其非禮制於外以養其中此爲仁之道作聖之方也前賢之嘉言懿訓不爲不多矣而其表裏交須體用俱全未有若是箴之明且盡者也先生之握管濡毫必用是揮洒者夫豈偶爾哉先生之一生所玩索而體驗盡操存省察之工以至道成德立上接乎孔顏程朱之統者實在乎斯則是帖也後學之所當常目在之服膺不忘者也豈徒取先生游藝一事而止哉噫王右軍之筆雖善而所寫者黃庭經顏真卿之楷雖工而所書者寶塔碑陋矣曷足貴也今是帖則以尤翁之

近齋集 卷二十二
筆而書程子之箴真所謂兩美必合者而爲稀世之
珍也奉而置諸几案之上朝夕披閱諷誦于箴辭則
悅乎若河南華陽兩先生同臨乎丈席而先後聲歎
之也此心之肅然藹然感發而興起者尤當如何哉
伯應天姿近道妙齡志學其進不可量而又得是帖
以爲向學之準的其受用也將無窮矣且余聞之聖
門克復之功其要不過曰敬而已敬是無往而不居
者故明道先生曰某作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
是學尤翁之筆字畫方嚴凝正卽明道甚敬之法也
學者於此亦可以驗直內主一之旨訣矣伯應勉乎

哉

先筆簇子跋

右樂聖堂三大字卽先君筆也先君善筆法然平日
罕作大字家中所藏謄冊小楷則多而未嘗有貼壁
寫屏者茲三字豈不益可貴哉先君少時寫此紙置
諸篋中不以示人不肖兄弟幼冲不及知先君旣歿
後十餘年胤源偶檢舊篋而始得之墨蹟猶新不勝
泫然於是欲粧爲簇子以傳于久及次男準源宰報
恩也胤源乃奉此紙而送之俾粧而來遂揭之壁上
以寓永慕每朝夕瞻望恍然若侍側而承聲歎焉嗚

呼是筆也不肖等得見之晚堂之所在與自號與否未及稟而知之追恨何極仍竊思之夫樂聖云者樂聖人之道也如伊尹之囂囂于畎畝是也隱居求志者事也是先君之少日所嘗自勉者歟噫斯可以詔後人矣人之觀是筆者必評之曰肥而勁妍而正勁與正卽先君之志操可見矣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樹木猶然况於手滋乎幼子童孫敬玩而勿褻哉右傍有先考判官府君手筆庚戌夏三山粧來十五字準源筆也跋其尾者不肖胤源也三山報恩一號也辛亥十一月下泮謹書

先祖潘南先生請却北元使疏跋

粵自麗季吾先祖潘南先生首倡春秋大義其請却北元使疏是也時奸臣用權主背南事北之議金義殺大明使奔北元北元遣使臨境而李仁任等欲迎之先生慨然上疏請却其使明陳逾順之分再疏言益忠直卒以是罹禍而尊華攘夷之義昭揭日星自左海開邦以後所始有也然孰不讀麗史而善觀者鮮且以時之遠也故畧之或徒知先生之節卓立于當時而不知先生之功廣及於後世則吁亦不明矣尤庵宋先生序先生遺稿而稱之曰先生倡明大

義遂以身殉故我 聖祖亦且憑藉恃賴不敢取溫
洛麥禾至于今日天地閉塞彝倫斃滅而上下猶守
必東之志至于我 聖考而益著嗚呼其表章之可
謂至矣由此論之丙丁虜難洪吳尹三學士之斥和
被執金仙源清陰兄弟之殉節秉義其風聲源流蓋
有所自來矣先生尺疏之力既有助於威島回軍之
盛舉以基我 國無疆之業而 孝廟繼述 祖烈
勵復雪之大志日暮道遠之 批足以泣忠臣義士
使東土人民得免於被髮左衽則亦有所本者存焉
先生倡明之功於是益大而微宋先生則亦莫能考

其始而究其歸立爲定論如此也噫宋先生以 寧
陵同德之臣力贊北伐之大策接麟經之正脉于先
生有光故稱述先生甚詳發衆論之所未及言真知
先生矣自先生至宋先生二百餘年之間相去亦遠
矣而心與道若是其符合不亦奇乎小子於是竊不
勝感歎遂敢題於原疏之尾而因語同宗諸人曰凡
我先生之後孫若昧春秋之大義則是忘吾祖也其
戒之哉 崇禎三戊午暮春十四代孫胤源謹跋

洞虛齋集跋

右洞虛齋集尙州故處士成獻徵之遺稿也公天姿

明睿聞道特早不幸年二十三而歿後道伯疏請
褒贈贈司憲府持平集一卷詩四十八首文十二首
噫何其少也公方爲學專心向裏不屑觚墨故所著
述不富間又散失存者止于斯公之詩文實本之道
學不爲閒辭漫語雖殘編斷簡之中亦足以想見公
爲人則何必多乎哉其探索之工精深超悟葺三百
註之半日通解直過於花潭天道策之議論博洽明
透又可比於栗谷則尤庵所稱大賢之資遂庵所謂
間世之才真知德之評也天旣生如此之大儒而又
闕其壽何哉公臨終誦易乾卦一字不錯朱夫子嘗

以乾卦爲聖人事而公於此卦平日喜讀至死不忘
如此其希聖之志可見也公嘗以閑邪存誠四字爲
一生受用之符閑邪存誠卽乾卦九二爻辭公可謂
龍德而正中者也惜乎其不能得年與位利見九五
之大人以共行其道也豈不爲士林千古之大恨哉
公高祖聽竹公師事栗谷先生以學行聞是其家學
之淵源而公弟晚徵晚徵子爾鴻兩世俱以學爲
王子師傳此又緒餘之所在成氏之門何其多賢也
吁亦異哉公玄孫在集未嘗與余相識一日以其先
集千里來贈蓋謂余必樂觀斯文也余旣以得置几

案爲幸又感其意之勤遂跋于卷尾在集明敏有文
識將克世其家者也

銘

滄江鏡銘

并序

吾家舊藏有滄江趙先生所用鏡先生卽我王母外
祖之舅也先生以是鏡傳之女氏三傳而爲王母有
王母以賜家大人鏡甚明人面大小肥瘦正照不爽
家大人甚愛之鏡年久柄折取木爲匣漆而納之後
以其舊物也又以賜胤源胤源謹受而用之夫人於
祖先之所遺必愛必敬故魏公之笏五世守焉范氏

之硯稚孫泣焉小子於趙先生雖有內外系之分而
氣脉之所流通同是子孫耳於其手澤之所在猶可
僣然而興感况爲吾祖母之所受者乎昔韓康伯之
母常隱古几几惡外孫卞鞠易之母曰無此汝何由
見古物夫几之惡也而猶不欲易者愛其古也况是
鏡之虛明可寶者乎故胤源藏之必謹用之必精而
無敢缺傷焉先生有邃學清節人至于今誦之尤庵
先生嘗表其墓曰公貌甚溫恭而其內甚辨是鏡之
分別妍媸可以想先生之辨是非乎又曰飭躬端莊
少無懈怠是鏡之整齊衣冠可以想先生之飭威儀

乎又曰世俗利害得喪一切不以經心嗚呼一片秋水其惟先生之心之明余撫茲器永懷先生而不可忘銘曰
余聞滄江翁妙書畫咸臻其工後之人競取而寶玩雖片幅隻字乃與千金同書固心之畫畫亦神之通曷若是鏡之具全體涵虛靈而在其中澄然而明廓然而公洞乎萬象而不遺非徒自照吾鬚瞳余得之而甚愛奚啻墨跡與素功寔惟光明之寶藏自先生至小子用之而不窮磨之洗之又拂拭之無使塵垢之或蒙

盥盆銘

人讀黎文盥用薇露况執聖經詎安手汗日必五洗載依玉藻苟以斯推身潔可保

燭銘

煌煌者燭有耀幽室心如彼照萬理可畢古人有言明燈我師中夜對坐自不敢欺

書架銘

有三其層百冊是儲上閣經傳中置史書下焉子集不容稗說毋使塵積日取以閱

硯銘

上蔡有硯持以與人雖則愛之何至累真親而勿玩用之有時是石之堅其永不虧

筆銘

曾有萬言疇形爲字有曰弗律其運也利或劖經義或論理事其辭之正爾可無愧

墨銘

爾色尚玄少淡則厭毋點羣素惟紙是染磨多文涌孰譏池涸無使人心或如橫墨

寢屏銘

爾衛我身如墻于屋爾防外風如城于敵其舒則八

其卷也一卦與太極宛然可識堦塞之節伴于簇子宴息之時繞于寢被爾必我隨偃仰臥起我觀我心不愧于爾

箴

二要箴 并序

余嘗志于學而求進於道然久而未有得也遂自省其病乃氣粗而量狹也讀書則汎濫而已觀理則髣髴而已是氣之粗也固不能知變執滯而已隘不能容物私小而已是量之狹也由此而入於道難矣是皆余氣質之病欲祛之而未能者也有四百四病

治之各有其方顧是病也獨何以治焉余於是得二
要之訓張子曰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蓋文不密察則
見理麤疎心不洪放則所存狹滯故文必要乎密察
欲其思之審而辨之精也心必要乎洪放欲其處之
大而用之廣也思審而辨精則萬理無不明處大而
用廣則萬事無不通萬理既明萬事既通而學之道
成矣且夫密察而不能洪放則其弊也拘洪放而不
能密察則其弊也蕩皆失之偏也故張子必並言之
以見二者相須而成其示學者用工之方也深矣斯
二者凡在後學孰不可勉而最切於吾之治病余以

是益喜誦焉昔呂伯恭少時性褊急打破家事及讀
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乃能一切舒緩古人以書
中格言爲自己之藥石今二要豈非吾之藥石乎遂
以此八字書之壁仍爲之箴

其文之察洞乎絲髮是心之放彌諸六合既密且洪
學乃有立惟茲二要爲道之方前修有言我其敢忘
四不欺箴
不欺君不欺人不欺心不欺神惟茲四不欺足以全
吾真

至日自箴

維冬十月龍戰于野譬如物欲攻道心也七日其復
雷生地下又如善端藹乎四者我觀天人厥理靡左
貞元之妙求則在我於焉今夕閉戶而坐毋濯嘉木
毋闕碩果古聖有訓其敢或墮是用作辭以警昏惰
養閒堂座右箴堂則平叔大洞
新第余嘗同居
養閒堂之東有室如斗余寓居寢食於其中者二十
餘日見其壁上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八字余不知
舊日居者誰氏所書而深感其有意於警省也因取
而爲自勵之資乃作箴
人有是心一氣流行氣昏與昏氣明與明斯氣之本

至純至神及夫糅雜弗神而人自古君子持志爲先
私慾是去天理是全藹于清明盈于一身如水無滓
如鑑無塵如日在天寸雲不着旣極朗徹厥氣何若
昭昭精爽孔靈且虛肅然若畏上帝臨余其如神哉
妙不可測不惟夜中長存朝夕堯克明峻湯亦日新
夫子燕居湛一其真哀彼衆人乃濁乃昏其氣則茶
其神曷存余用是惕爰書作箴常日在茲毋怠欽欽
贊

歷代名臣像贊

張良

以婦人之貌而其心則丈夫以儒者之象而所抱則
兵書報韓興漢之兩成其功所以垂鴻名於千秋吾
觀公未必是神仙之骨胡爲從赤松而遊歟

霍光

疏眉美髯麟閣之傑周公其圖漢武則哲禁闈進止
不失尺寸睹外驗內其心恭謹

謝安

起山東而濟蒼生坐巖廊而鎮朝廷草堂圍碁而強
寇自退葵扇生風而多士盡傾惟雅量與德望至今
想像乎晉室之賢相

王羲之

藝有專而盡其妙筆爲天下之所宗青藍于李衛頡
頔于張鍾其爲人也疎曠襟曾所寄暢者山水清冷
灘而歷落松惟蘭亭自留其心畫孰又傳神于幅上
之儀容

陶潛

巾是漉酒而着之衣則輕舟之風吹山澤之癯容易
寫千年之心事難畫欲觀公貞節之芬芳有彼黃菊
之凌霜

李靖

近齋集

卷二十一

贊

夫

恂恂如不言桓桓乎其勇是蓋李飛將之後出而爲
世所用歟若其六花之陣圖又似乎孔明之奇才以
是而往何敵不摧持錦幅而佐真主中有珠貝之羅
列天不虛生于俊傑

房玄齡

聳壑昂霄挺生秀質受教河汾太平餘術善謀善斷
千里面談英閣清風遺像有森

魏徵

人品則比之金鑑諫爭則比之弦韋惟貞觀之政治
罔非賴公而範圍雖狀貌不踰於中人足以爲一代

之良臣

顏真卿

有一義士於河北人主不識其何狀見嫉於宵小非
君子而曷以沒身於賊中竟忠信之是仗若其如筋
之筆乃公餘事而後人之得一字而視至寶非以公
之節義歟

郭子儀

威風則外夷羅拜丹心則人主不疑孰非出將而入
相未有若令公之壽而百祿無虧目之燁宜乎仰視
銀州之赤光耳之厚宜乎長聽絲竹之鏗鏘頷之豐

宜乎答子孫之盈堂惟和吉之氣滿乎其寫真是其所以爲萬古第一福人也歟

裴度

緋衣之謠犀帶之榮綠野鐘鼓善處功名靈臺一片公已自云又何待于後人之尙論

司馬光

九分其人七分其畫所可髣髴深衣博帶執板蹶起念天下事洛波之龍雲雨其施

歐陽脩

文之雄也則韓愈後一人是已功之大也則嘉祐間

多士蔚然最可貴者學道三十怨惡自無益見公之爲賢曾聞所過之地草木皆敬况茲丹青之上精神有傳乎

蘇軾

公降爲人草枯眉山公返爲仙奎星在天水調之詞可見忠愛松石之畫亦想勁操九死南荒其心靡他雖使水中之化百公終是一東坡而已

岳飛

有涅其背唾手燕雲難於撼山神哉其軍精忠旗在金牌何爲痛彼東窓與謀者誰讀宋史而欲結瘦其

謂斯耶

文天祥

生而應紫雲之瑞歿而收光嶽之氣英英乎其稟質
烈烈乎其忠節佩聖訓於成仁取義衣帶中字字丹
血煌煌乎目光之寒星與爭千載之下尙凜然而如
生

方孝孺

月沉輝燕高飛腕可斷詔不可草直死爲是兮曲生
爲非文章兮渾浩道學兮正醇又合之以節義萃三
美于一身凡有秉彝之心者孰不拜乎先生之真

傳

忠臣李弘茂傳

潘南子曰忠臣之門節義世出此其有所本非一朝
之勇而已余觀李忠武之孫弘茂鳳祥事益信焉忠
武之節尙矣至如斯二人皆能捐軀捨命以殉 國
家之難茲豈非所謂世類者耶詩曰無忝爾所生二
人者實蹈之矣

李弘茂德水人其四世祖舜臣官統制使有忠勇大
節 宣祖大王時與倭戰于露梁中丸而死諡忠武
公忠武公從子莞有膽畧當忠武公戰死時卽代領

其衆挫退賊鋒人皆壯之後爲義州府尹死於丁卯
虜難弘茂其旁孫也弘茂爲人篤於孝友又慷慨好
節義少治儒業沉屈於世未嘗仕宦任職然其心常
在 王室兄子鳳祥方爲時用位至大將弘茂常戒
之曰余先以忠義嘗顯 國朝汝又受 國厚恩苟
有緩急不能以死報 國是忘吾祖也汝其勉之鳳
祥感服其言及鳳祥出鎮清州弘茂往留焉 上之
四年戊申逾賊麟佐等舉兵叛賊欲先據上黨城以
爲巢窟潛引梁德溥爲內應乘暮夜直犯兵營鳳祥
猝遇變不知所出避賊入竹林中爲賊所擒賊欲令

爲已用誘脅萬端鳳祥終不屈握節而死討捕使南
延年裨將洪霖等皆死之時弘茂方在營中亦被執
賊大陳兵縛致弘茂于前脅之以威曰降則生不降
則死弘茂罵曰若賊耳吾豈降若以求活耶賊曰兵
使旣被執一道皆已歸我汝何恃而不降弘茂曰吾
家世傳忠義當以一死報 國吾膝豈屈於賊耶賊
以刃與杖或刺或擊肌肉碎裂血流淋漓罵聲不絕
於口賊問其名曰殺則殺耳何用問名爲賊問兵符
所在曰在固不知知亦不言賊知其終不可屈將殺
之具枷杻囚于獄中弘茂遂不食而死清州將校黃

汝忠曰見弘茂被執不屈之狀有日記書其事頗詳云亂旣平 朝家贈鳳祥領議政諡忠愍公諸死事者各 褒贈有差獨弘茂無爲言其事者故不及士論惜之後二十九年清州儒生悉舉弘茂死節狀告于官因轉聞于朝 上嘉之特命旌其門贊曰余至湖西湖西人說弘茂事莫不咨嗟流涕余故得以詳焉鳳祥延年霖三人其所成就皆可謂卓然者矣如弘茂以布衣之士乃與食祿者同死其事是尤難耳今 上表其閭里以彰大節也

廉節婦傳

廉節婦者草溪郡人李氏妻也容色美好性端莊貞一事其夫以禮雖良家女其行如士族以賢稱鄉里之間邑中有暴豪少年聞廉氏美欲脅之一日瞰其夫不在往誚廉氏廉氏曰婦女獨在客何爲者也遂閉門自誓曰雖死卽不汝從少年知其意不可奪乃去遇其夫於塗語曰吾自汝家來與汝婦有私矣欲疑廉氏於夫而夫黜之已得以自取也夫不知少年凶謀大疑廉氏歸而怒罵曰爾其不婦矣廉氏泣曰少年誣我夫猶怒罵不已廉氏念夫疑不可解身辱不可洗將自決死也旣又自思曰必暴此寃於天下

明白而死未晚也遂至官府自辨其誣時郡闕太守
旁郡守兼行郡事於是乃往旁郡具告所以見誣少
年狀旁郡守致少年于獄將覈其事遣將校數人令
變服行于郡以探廉氏之爲人於是其鄉里諸人莫
不稱廉氏之賢旁郡守旣知廉氏賢而必少年之誣
也然以其非本郡事持久不決以待新太守來廉氏
入愬于官官不聽他日又入愬曰願速決無使一日
抱冤官怒使下吏曳而出之廉氏曰吾手爲人所執
耶遂拔刀自斷其手仍刎頸而死遠近聞者莫不多
廉氏之節旁郡守悔之曰是婦由我而死矣夫亦始

知其冤乃收屍以歸藁葬之已而新太守至郡旣下
車卽以廉氏事悉聞于朝於是特遣御史往按之
御史至驗其屍時廉氏死已十餘月矣其面如生血
猶朱殷御史馳啓以聞上命誅其少年旌廉氏
之門曰節婦御史爲文以祭節婦曰猗嗟女兮潔冰
溫玉抱茲至冤終于溝瀆旣微而幽孰云汝燭聖
明臨照南服匪遐夜殿命臣恩綍增嗟嶺之以
南實維鄒魯女秉其懿強暴白露何覈之有亟殲凶
莘以慰其冤以成其仁賤臣拜稽明命肅將士女
覩快永垂芬芳棹楔有煌籩豆孔潔祇承聖諭式

闡貞烈御史金公應淳也余嘉廉氏之節又仰 聖
朝旌淑之典遂爲廉氏立傳

贊曰世俗言淫穢之誣難明非也若廉氏者窮鄉女
子也名達 九重身蒙 旌褒豈非其節行卓然終
不可誣者耶彼不肯以一手汗於人則其不肯以一
身而受少年之辱也明矣余聞古有王凝妻者至如
廉氏近之矣

晚庵李處士傳

處士李公諱德明白號晚庵其先全義人清江先生
六世孫也公爲人聰明喜文章所論著文辭累萬言

兒時有詩曰男兒負奇氣徒手搏單于聞者壯其志
長大才思日進嘗曉行路中吟一律有霧深鷄唱遠
月落澗聲多之句人初見公面則曰是作月落澗聲
多者乎其聲名藉甚如此性强記善解文義有人以
賈誼治安策來問公者一字解不得公默視之遂取
筆直削去其字義乃解其人曰古書何改爲公笑曰
此豈若張子西銘也哉其人亦可公見而去公平居
坐一毛席日夜讀書不輟席爲之穿嘗曰士爲文而
讀書不多猶無源之水立見其涸又曰文譬則室也
當直開關鍵而入故其爲文雖富博閱肆而實中肯

繫公少家京師遊於文人乎然自矜負其能見人之文多侮少可人以是病之然公族兄李大提學德壽及南鶴鳴諸人見公詩文未嘗不稱之曰奇才奇才云當是時有槎川李公秉淵以詩鳴於世公往見槎川槎川亦聞公名久既見公大悅相與論詩文自以爲吾不及公由是與槎川公爲知己槎川有詩曰百年老判事四海一新之新之公字也槎川喪其夫人公爲述其夫人誄屬辭甚工槎川曰吾請誄於人凡七十有餘處諸作皆不如也公早治功令業舉進士解第一然竟不中後得贅疾乃遂廢舉隱居于海美

縣廉率之里躬耕田以食曰吾半農半士者也常戴蓬纍行田野間必以詩文自隨終日諷詠焉既已聞槎川歿歎曰斯世無復有知吾文者矣咨嗟久之余以公姑母之孫得見公因見公所爲清寒子贊南漢詩諸篇大抵皆絕作也其餘多可觀公於書無所不讀然最好莊馬書云公卒年四十餘

潘南子曰余家京師之北所謂洗心臺者洗心臺者李公舊居也李公童子時嘗讀書于此云近世諸人固有能文者矣然其聲名皆藉於館閣掌誥之榮誠使公得見用當世何下於彼哉然世道卑文章以位

勢輕重余懼公名湮沒而不見故著焉

劉烈婦傳

班固曰朝鮮之俗男子尚信義女子不淫辟槩據隆古而言也自箕聖遠而政教弛至于麗季淪陷夷狄斃滅綱常妻殺夫者甚衆寧復有本初之風俗哉我朝興導民以禮頒三綱之圖行改嫁之禁由是汙俗丕變閭巷匹婦皆知好持貞節于今三百餘年閨門芳烈國史書之不絕嗚呼盛矣非列聖教養之深曷由而致此哉

潘南子曰八路之廣吾不能盡知已蓋嘗考黃州遺誌得烈婦八人牙山誌得五人牙小縣黃遐邑也而貞烈若斯之多王化之自近及遠亦可見矣然其十三人之中當倭變虜亂之際恥受逼辱而捐軀命者十二人若其處平時而從夫死者則惟牙山許氏一人耳何彼多而此少也所惡有甚於死則死之生亦非有失身之憂而猶死之斯二者果孰難乎君子尚論必有以定之矣許氏士人李東遇妻生一子而東遇死許氏晝宵號天水漿不入口及夫將葬取鹽液盈碗飲之腐腸而盡與夫同日葬宗族隣里莫不稱許氏之節以余近者所聞漢陽劉氏事與許氏相

類何其奇哉遂并記載以備太史氏之採取焉
劉氏崔弘遠之妻漢陽人父宗大祖同中樞聖禧以
孝行聞劉氏爲人端淑慈惠自幼寡言語父母不甚
訓督而動合女則年十四嫁弘遠事舅姑誠敬備至
事夫一主承順而每相對敬之如賓未嘗或懈平居
聞古昔婦女節烈之事則輒擊節歎曰女子當如是
矣或聞自刎者則必非之曰死豈無他道而忍毀父
母遺體爲一日夫忽臥疾閱歲益篤劉氏躬執藥扶
護徹宵不寐或潛禱鬼神請代夫死夫竟死時劉氏
年方二十五痛夫早死哭而絕良久乃蘇遂收淚斂

容而言曰吾夫之死由妾薄命今則已矣惟當盡吾
誠於送終奉祀何可徒事哭擗以傷親心又重使逝
者憾也乃手製衣服而襲之竭力具奠饌惟恐過時
劉氏自是蓬首敝衣面垢不洗惟於祭時洗手而已
方夫之疾甚也買別舍出寓及夫葬舅欲返魂于本
第劉氏泣曰事理則然而老親在哭泣難便且旣臯
復於斯返魂於斯恐亦非害禮請姑俟三年何如舅
憐其意從之劉氏嘗舉一子兒眉目類父劉氏每撫
而語曰幸賴天之靈此兒得以長成則可不絕其父
之祀又顧而謂女弟曰吾欲死矣崔氏血屬惟有此

兒吾死則誰鞠兒夫奠又誰尸之吾所爲不死者此耳後三年夫几筵撤兒子免懷則是吾當死之日也不幸兒二歲而死人謂劉氏之賢而不保一兒天道無知矣自是家人慮劉氏決死常防之劉氏不加悲每以和顏色見舅姑父母家人由是意稍寬及夫大祥之日劉氏躬檢饌羞盡禮行事舅姑宗戚皆罷歸只留婢數人翌日劉氏梳頭沐浴服新澣衣淨掃室宇收藏器皿訖語婢曰日熱房煥甚炊于他鼎蓋欲其尸體速冷而婢莫之知也仍入祠堂痛哭婢輩止之劉氏卽止哭就枕而臥婢輩遂入厨炊飯有頃忽

聞痛腹聲驚怪入問之劉氏曰有何痛也吾其好歸矣婢疑之環視其傍有一器器底有鹽液婢走報于舅姑父母舅姑父母急疾就視之已不能言矣惟呼父母數聲而絕是日壬寅五月二日也遠近聞者莫不歎息流涕知事尹壽雄等百餘人舉其行呈文于禮曹請 啓聞旌閭禮曹許以施行

潘南子曰古語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丈夫猶然况女子乎如劉氏者實有高識隱忍三年待時從容又能不自殘其形烈孝俱全可謂難矣余聞其叔父宗哲言劉氏容貌纖弱若不可辦大節者而卒乃能然

異矣哉豈所謂柔以剛爲用者非耶同時有朴景俞妻李氏亦於其生日殉夫云

論

豫讓論

智伯滅其臣豫讓漆身吞炭欲爲智伯報仇卒不成而死後世稱爲忠臣朴子曰非忠臣也夫臣之事君也以直諫爲先幸而主悟則國安不幸而不悟則國亡國亡而以身殉之矣然不如早爲匡君之失不令其國至於亡也方智伯之時豫讓無一言諫爭何哉智伯爲人好利而驚及禍之道也貪地攻趙危亡之

機也韓魏有叛意而不之覺昏愚之極也智伯有此數者而豫讓不諫國將亡而不知是不智也國將亡而不言是不仁也不智不仁其可乎哉智伯之時有智果者諫不聽遂去變姓爲輔氏有郗疵者又諫不聽遂去之齊獨豫讓不諫其賢不及二人也遠矣或曰智伯拒智果疎郗疵好自用者也豫讓雖諫智伯亦必不聽故豫讓見二人之言不入也謂諫無益因不言也然讓之言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故國士報之然則人主之待國士非徒尊官厚祿榮寵其身而已必聽其言用其計納

其諫苟言之不聽計之不用諫之不納則雖寵之以卿相之位廩之以萬鍾之粟非所以待國士也豫讓之諫而智伯不聽則何足謂國士遇乎哉智伯誠以國士待豫讓則豫讓諫智伯智伯必聽然而豫讓不諫豫讓不諫而智伯亡故曰非忠臣也然嚮微爲智伯一死其罪幾無以自贖

公叔座論

魏公叔座旣請殺商鞅於王又召鞅使之疾去使鞅而去王雖欲殺之得乎公叔雖病甚何其言之謬至此哉余嘗以爲公叔之所以勸鞅去實欲使鞅留而

見殺也何者當是時鞅不待公叔之告必已先聞王之欲殺而有遁逃之意故公叔特以計止之耳鞅之爲人公叔知之久矣性剛復好自用其行止進退不聽于人者也人勸之去必不去此公叔所謂勸令速行也或曰公叔之請於王也屏人密語鞅何由聞之乎余曰不然詩云耳屬于垣王之左右公叔之舍人豈無竊聽於外而漏洩於鞅者乎此必然之勢也始公叔屏人而言惟恐鞅之聞之其心豈欲自告鞅哉及至人有泄其謀而鞅將遁去也則公叔於是益憂其資敵國爲魏患復欲設計以沮其行遂乃告之曰

疾去矣且見擒公叔固知鞅之不從其言也公叔勸之而鞅果不去鞅之不見殺者幸也使王誠殺之易如刈菅耳故曰公叔之所以勸鞅去實欲使鞅留而見殺也然則公叔之爲國慮可謂深矣或曰王之不能殺鞅鞅能知之而公叔不知何也夫一人之言而或用或不用者未必其無也則鞅特拒公叔耳公叔旣得王諾故信而不疑也然鞅固剛愎而公叔亦未免乎詐也旣薦之又欲殺之終又逆其意而中之此實戰國權譎之習非知大臣之道者也誠使公叔賢大臣也初何取於如鞅刑名之學而進之於其君哉

說

人道心危微說

或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是心之體段耶是心之病耶余曰體段也非病也或曰何以知之余曰以經文中危微上惟字知之如言惟心之謂歟惟是心之體段本來則然之意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朱子不以爲心之病矣或曰朱子釋危微之旨曰危殆而不安微妙而難著所謂不安非病耶所謂微妙非精妙而乃妙小則亦似病矣余曰若以危作病看則朱子何以曰危未便是不好也妙小亦以精妙也故妙小妙小

近齋集 卷二十二
字不可作不好底看如精細之細細故隱而難著妙
小亦豈是病耶今以中庸序文觀之自心之虛靈以
下至上智下愚云云只是言心之體段形狀與聖凡
同得而已未見有帶病意思至二者雜而不知所以
治之方是說病矣或曰危微若是本然之體段則何
以曰危者愈危微者愈微乎愈字之意似以病也若
非病也則又何以曰危者安微者著乎余曰所謂愈
危愈微者非謂病而益病也如言人之氣稟本弱而
及有疾病氣愈弱云爾本來氣稟之弱非病也至於
危者安微者著非謂病者瘳也如言人氣稟本弱而

善修養則無疾病氣乃得剛實云爾如是解去似無
可疑或曰子之說然矣而但是心也本危而不安本
微而不著乃是天理之自然則何以容人力使之安
使之著耶抑以從心說則本安本著從人說則本危
本微而然耶余曰旣以危微之非病爲然矣而乃曰
從人說故危微云則是以人道心爲本安本著而人
動之而危人隱之而微危微依舊作病看矣惡在乎
以危微爲體段之意耶且如曰人道心本危本微而
其裏面又有本安本著者則是體段上體段屋上之
屋恐贅矣然大抵人道心本危本微而至於用工之

後乃著乃安者是人工有所增益於本體之外也是則誠如子所疑矣余蓋於此嘗屢思而得其說矣夫心有未發已發人道心卽已發之心其未發也非有兩樣心只是一箇心而已心之本體卽虛靈實安且著包涵一性確然有準則故安備具衆理燦然有光輝故著至其旣分爲人道心則形氣之心易墮於人慾之險故危性命之心雜出於人心之間故微以此觀之從心之未發上虛靈說則本安本著從心之已發上人道說則本危本微安著者體上體段也危微者用上體段也若不分未發已發而言體段則如向者之室

礙而不通矣惟其心之用已發則雖曰本危本微而若夫心之體未發則實自本安本著故人能精一用工使人心聽命於道心則已發之用之危者復於未發之體之安也已發之用之微者復於未發之體之著也夫豈有人工增益之疑乎或曰然自其用上體段而復於體上體段終非人道心之自復於人道心之本來體段也吾又未知其如何也余曰用本於體體是源頭則言其復處當以源頭爲歸也又何必復於用上體段而後可乎或乃唯唯而去

自欺說

近齋集 卷二十一
李正庵以閒居爲不善爲自欺之事將自欺字作精粗說初看似然而更商實不然夫欺者誠之反也以自欺與欺人分作欺之精粗則可今以九分義理一分私意爲自欺之精以厭然揜其爲自欺之粗則不可自欺本指精處不可就自欺上分精粗閒居爲不善至於無所不至則無所不至何可以自欺論乎正庵雖云自欺地界闊而愚則以爲欺字上着自字則自之一字是念慮隱微處不容說到處欺人固是自欺之所致而至於欺人又無待於復說自欺矣朱子蓋有以自欺欺人通爲一事而似是未定之論惟

當以章句或問而究之得其正義章句曰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於此或問曰不能謹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此而不自知耳不能實用其力不能謹獨是自欺也以及至於此至於如此是欺人也蓋言自自欺而至於欺人非言自自欺之精而至自欺之甚耳正庵以章句語意與上文爲有輕重之分而復引語類李敬子答兩條以閒居不善爲自欺而合之章句之旨則是却將輕重之分作自欺之精粗豈不誤耶李敬子答兩條卽朱子已棄之論而謂之晚年定論何也此則南塘說恐是南塘以爲語類

有三變說而第一說與章句合第二第三說與章句

不合

第二第三說即正庵所謂兩條南塘說見本集答沈信夫書以李敬子答第二第三說爲朱子

已棄論

敬子答正庵雖以爲如此看恐不害理然愚恐

如此看極害理毋自欺處用工至精細一分不誠一毫未盡爲自欺禁其如此務極誠實方爲毋自欺若以自欺寬闊看而閒居不善爲自欺之甚則方其未至於甚也人易有自恕之心而不能密察於欠分數處則是使學者工夫疎緩有罅漏此朱子所以終棄之也章句或問言自欺皆用苟焉苟且之字閒居爲不善若是自欺則無所不至豈苟焉苟且而已乎以

此知閒居不善之非自欺也經筵講義亦以閒居不善爲自欺不獨敬子答爲然而正庵不引之者何也豈以學者信講義不及語類乎勿論講義語類皆非定論講義則尤翁劄疑已言之矣

章句之旨果如講義語類而以閒居不善爲自欺之甚者則亦必明白直說自欺之有粗底自欺而不但曰以至於此而已以至於此之此終是欺人耳或說曰章首旣言毋自欺而此節內不言自欺之事若以第二節又作欺人之事則章內無言自欺處以是知閒居不善之爲自欺也此恐不然此章旣言好

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之爲毋自欺則便見不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之爲自欺又何必別言自欺乎今以章內無言自欺者而欲以閒居一節當之者恐誤矣

髡說

陋哉髡之非古也髡見於詩之衛風然卽周禮所謂髮也髮者剔刑人之髮作髻以飾首而已曷嘗辮髮如今之爲哉辮髮非中華之制而東國人用之千餘年莫能去之者安於因襲也嚮在先王朝丁丑禁國中勿用髡除娼妓私婢外皆用簇頭里行之八年

復用髡蓋當時羣下不能善奉承 聖意而致然惜哉重峰趙先生東還封事曰我 國婦人首制與獐子婦同愚讀至此未嘗不慨然恥之我 國男子頭戴用華制而婦人獨用胡制抑又何謂也苟嚴於華夷之辨則其肯安於因襲乎然此以制度之陋而言之耳至于近世奢侈轉甚髡樣益高耗竭民產傷敗風俗則是其尤不可不去者也然議者難於代用而髻花冠皆無不可何惜乎髡而不去也或曰苟其侈風之不去則雖髻花冠將增飾其珠翠費亦不異於髡矣余曰不然夫人之情於其所深嗜者必務過濫

其所勉從者則不甚夸侈髻花冠行而婦女之所勉從者其侈必不至髻之甚也或曰髻花冠宜於少婦而不宜於老婦老婦戴髻花冠所見不好余曰不然昔年禁髻時見一家老婦人着簇頭里簇頭里亦少婦未加髻時所着而老婦人着之看來如常無怪及其復用髻也反爲駭怪此日之熟與不熟也今髻花冠日熟則老少俱宜且古者十五而笄用髻至老不易曷嘗分老少而各異其制乎或曰髻與花冠孰勝余曰古者婦人無冠花冠亦後世之制不如髻之爲古也或曰舉世行之則可而世皆不行我獨行之得

非違於大同乎余曰不然程子云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今欲從俗而崇侈風用胡制果非害義乎名物度數固有古今異宜者矣笠子出而冠廢今若好古而着冠行於道路則誠駭視而至於髻近世好禮家往往用之相與講行有何不可乎宋之時井田不行而橫渠先生與學者買田一方修行井制曷嘗以違於時而不行哉周公用髮朱子用假髻今不用周公朱子之制而必欲用獐子婦之制愚誠不知其何說也

興學校說

守令之職有七事一曰農桑盛二曰戶口增三曰學校興四曰軍政修五曰賦役均六曰詞訟簡七曰姦猾息夫爲治莫先於學校而學校居農桑戶口之下者何也蓋旣富庶矣又教之之意也然民無信不立故孔夫子有去食去兵之訓然則學校之於七事豈不最重歟人見其居農桑戶口之下以爲緩而不切噫非知本也夫學校所以明人倫也人倫不明則民不知禮義民不知禮義則禽獸也故聖人憂之設學校而教之以明人倫焉人倫不明而民可得而治乎學校不興則雖六事畢張皆苟也農桑盛而無學校

則民飽煖而已賦役均而無學校則民逸居而已戶口增而無學校則人齒雖繁非遷善之民也軍政修而無學校則戈矛雖堅非死長之兵也至於詞訟簡姦猾息而特畏罪不犯耳非有恥且格也孔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余故知學校爲七事之本也夫民不可禽獸育也必當教之以人道使知事父兄長上之道其長材秀民亦當教之以詩書六藝使爲國家用焉爲守令者可不思興學校之方乎我 聖上以七事責守令凡有差除必 召見殿陛命誦七事而後遣之蓋重其任也其所除拜固多得

人然及考治績則六事頗能修舉而獨學校一事闕而不行何也噫俗之弊久矣論吏治者率皆以聽斷爲明鞭笞爲威間有談仁義化導之說者則輒笑而爲迂故賢人君子亦未免從俗龔黃之治往往有之而文翁之儒化竟鮮聞焉可勝歎哉近者有一武夫爲邑宰久廢白日場惜費不行邑中士子入見請行之曰此亦興學校中事其在七事畢舉之道可不行乎武夫怒曰七事中吾且割去興學校一事雖只舉六事顧不足以爲邑乎遂逐士子夫白日場不過課試文藝固末也學校其可割去者乎武夫之無識如

此良可笑也然今之守令皆不能興學校則其只以六事爲邑與武夫何異哉苟能反而知愧則其於學政必不敢忽也

洪伯臨改名說

洪君伯臨初名競弼後欲改之問於余余遂引尙書益稷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之文而曰名以直弼字以伯應何如洪君曰可歸而告其王父牧使公牧使公曰直字是千聖相傳旨訣汝名定矣洪君又請余爲說以資顧思余嘉其志遂爲說以贈朱子曰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直而已矣而已矣者外此

近齋集 卷二十一
無他之辭也夫二氣流行賦與羣形飛潛動植各正性命者天地之直也一心虛明酬酢萬變喜怒哀樂咸中節度者聖人之直也聖人與天地同一直也天下之理無有不出於直者而衆人則不直或回譎其言或邪枉其行至於罔生而幸免者多矣彼其本心豈與聖人殊哉氣稟拘之物欲蔽之失其本然之直矣故君子學焉以變化氣質消去物欲復其本然之直而已木必待揉而直心必待操而直其用工之方質諸聖賢而可知已孔子所謂敬以直內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周子所謂靜虛動直程子所謂直方

則大皆欲使人立其直以全天德也學者其可忽諸必先窮理以辨別曲直力行以棄曲取直居敬以成直之始終能斯三者則直道盡矣天地之理真實無妄無妄便是直也堯舜精一執中中便是直也此心與天地相似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應亦大矣天地可法也聖人可學也朱子豈欺我哉今洪君之改名直字拈示雖出於余而取定實在於君之祖父則吾知其家庭之間教誨必以直也洪君勉乎哉夫幼而學之將以壯而行之也士生斯世豈不願爲臯夔乎其表直者其影必直旣以直道行於身與家則亦將

行諸國矣洪君他日學成而德立進用於朝則其於大禹所云弼直不應之效行且見之矣吾何必預言故姑不敷演尙書爲說先以朱子之訓告焉

